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二九回 激將法巧煩好漢 探隱情偶遇佳人

且說屠戶韓道卿屈腰揀錢，已是中計。張公差忙將大棉襖脫下，往屠戶腦袋上一蒙，王公差踢起一脚把他跌倒。張公差身後拔出鐵尺，照手腕上打擊，又照腳膀骨打了幾下，打得那人大聲喊叫：「鄉親們，快來救人！」王公差用腳蹬住說：「你的事犯了！打你不算，還給你個地方。」但見鋪外兵役一齊上來，繩縛二臂。登時人報官府來了。人忙設下座位。兩名公差上前打千回話：「小的二人回老爺：此人乃是欽犯。多派幾個人，押送德州去見欽差大人交批。」文、武官回答：「二位上差略等片時，我們自有辦理。」公差答應，站在兩旁。縣官與守備吩咐帶過屠戶來。下役答應，把韓道卿搭來。

縣官說：「屠戶，把你所犯原由說清，我好差人行文解你去見大人。內中干係我們前程。照直說，你如有一句虛假，文書輕重難分。」屠戶見問，磕頭碰地說：「小人祖居河間府任邱縣，父母雙亡，並無弟兄。小的一人，飄流外鄉，習學買賣，積攢數年錢財，娶妻許氏。丈人丈母去世，並無別的親眷。住在此地，賣肉為生，已有三年。童叟無欺，奉公守法，不知所犯何事？他兩個人買肉，並不為什麼，他們動手就打。叩求老爺作主，給小的鳴冤。」列公，這守備乃步兵出身，幼年習學武藝，拿弓把子，捕盜拿賊，數立奇功，爭到守備前程——這位老爺，姓張名光輝。知縣乃捐納出身，姓周名文魁。二位爺說：「屠戶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屠戶說：「小人叫道卿，姓韓。」守備說：「周老爺，你聽聽名字，與來批不對，文書上寫早道青。」

這位縣爺一肚子臭屎，自保身家，哪管別人生死，遂即答道：「張老爺，你我何用耽此驚怕？欽差、州官，俱是上司，德州來人拿的。不用追究，令人抬到車上。」又派地方看守肉鋪。

知縣與守備一努嘴，早已交與內丁；送了些規矩，又求那兩名公差交批。

且說張、王二公差，先跳上車去，縣裡的捕快丁兵全上車，半夜就到德州。官差進店歇息。那天將亮，忽聽炮響，就知道是開城，照舊上車押送，穿街越巷，來到州衙門外。且說德州州官穆印岐出州衙，下役跟隨。張岐山、王朝鳳見老爺出來，連忙上前，跪倒報名說：「拿住早道青。」州官說：「好好好，快帶他來。」下役答應，攙著屠戶，來到角門。該值人喊報犯人進去。前有兩人提著脖子，推推擁擁，到了滴水簷下，一齊用力，把屠戶咕咚摔在地。眾役退下。州官侍立一旁，容他甦醒過來，哼哼有聲。施公說：「抬起頭來說話。」屠戶叩頭說：「小的祖居河間府任邱縣，搬到辛集，娶妻許氏。開豬肉鋪度日，並不為非作歹。這公差何故把小的渾身打傷，拿著個大鐵尺打人。不知小的犯了何事？無賊無證，是差役錯拿人了。求老爺作主釋放，得命歸家，焚香念佛。」磕頭碰地。施公座上暗想：沒有對證，如何招認？一扭頭說：「如此如此，速去快來。」不多時帶進一個人來，跪在一旁說：「小人是地方，在黃莊居住。李家的房後，有個韓道卿，伊妻許氏偷跑，並沒音信。房子裡以後鬧鬼，無人敢住。」施公一搖手。地方叩頭起身而去。施公發怒說：「我看你滿臉兇惡，定是個匪徒！應該先打後問，姑寬恕一日，自有公斷。人來！」「有。」「帶下去，暫且收監，明日再問。」下役把韓道卿收監。施公吩咐州官說：「兩名公差拿犯人有功，每人賞銀五兩。家口受驚，不論老幼，每人賞錢一吊，免差一月。」「是。」穆印岐答應，退步回身，出了公館回衙。

再言施公與天霸閒談，說些放賑紅土坡的故事，又說旋風引路，掘出屍首的事，施公略有為難的意思。又說道：「本要拿早道青，雖則是韓道卿，三字不同，看他相貌，絕不是好人。」

沒有對證，如何他肯招認。但聽得他妻許氏；姓李的妻，亦是許氏。二許之中，或有隱情。但此事必須暗訪，恨無其人。」

黃天霸欠身說：「恩公這是何言，此事亦不甚難，小人情願效犬馬之勞。」施公慣用此法，明是滿心叫他去，偏說不敢勞動。

天霸改換行裝。施公吩咐，傳張岐山、王朝鳳示諭明白，一同天霸，暗暗出了公館，直撲德州大路，關鄉而去。

路上張岐山說：「將爺，咱先去先奔黃莊。」天霸說：「先訪李姓妻許氏的年貌，素日的行為，合李姓的形影。訪真了好上李集，再訪拿韓道卿妻許氏，年紀形容。兩下一對，便知詳細。」岐山說：「我們聽將爺主意而行。」天霸說：「是是，快趕路罷！」說說笑笑，來到黃莊。進村進了酒店。岐山說：「大哥，給點現成酒菜來。」酒保說：「有有有，油炸果子，全都現成。坐下坐下。我拿火，先吃袋煙。」三位坐定，忽見又進來三人，公差認得是二個看屍首的，一個是地方周義。見了笑說一陣，坐一桌，讓天霸上坐，眾人一圍。岐山說：「周哥，你是此方地理圖。有偷跑的姓李妻許氏，你可知道麼？」說是：「上差你不問我，我也不說。我是此方根生土長的，誰家我不知道？偷跑的男子，姓李名貴，外號醉鬼，趕邊豬為生。」岐山說：「李醉鬼趕邊豬？」周義說：「不錯，常不在家。他住的是黃隆基的房子。管家常來往，無人敢攔。不知因何逃走？他妻許氏，真是個風流人物。不是我說戲謔話，我倒常去；男的不在家，我們就去見許氏，叔嫂相稱，愛鬥個嘴唇，說些皮磕笑話拉倒咧！沒別事情。那許氏的容貌，鄉村之中，並無二個：長細軟的楊柳腰，發如墨染，柳眉杏耳戴排環，容長臉面似銀盆，牙齒如石榴子，□指尖如春玉腕佩金鐲，滿手的金銀戒指，金蓮不到三寸，曲兒唱得更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漫道佳人事豔妝，不涂脂粉正相當。

柳腰軟擺風中韻，蓮步輕移水裡香。

一點秋波含意味，□分春色泄行藏。

有情如此誰無感，除卻無情不斷腸。

「這許氏歲數，今年二□六歲，他是三月初六日子時。就是一樣，可恨月下老天不公平，配了一個丑漢李貴。我說並不是虛言，這裡有個原故。德州城東北有位黃莊頭，他有兩名管家，一個叫喬三，一個叫劉德。這個美人，就是喬三包著。」

天霸說：「因有公事，酒要少吃，叫他們說去，咱好趕路。」

岐山說：「離辛集不遠，咱到了就住張家店；我那裡相熟，好會店主人，打聽打聽事情。訪著實犯，好回去誇功。大人一喜，至少又賞銀五兩。」天霸心中不悅說：「大丈夫當求名節，賞銀幾兩，我都不不要，全是你們的。今晚我去，大事就成。夤夜我進內院，你倆在外聽候。若有知會，不可怠慢，凡事要加小心。」公差連說：「是是」正走，抬頭看見辛集，直奔張家店。店小二笑道：「昨日得了美差，連被蓋都不要咧」岐山說：「昨日押著犯人回去的，哪得工夫？快拿臉水、茶壺。」

「是。」登時全都拿來說：「請問三位爺，先用酒，先用飯？」

天霸說：「一齊用。」「是。」答應著隨即端來說：「爺爺請用罷，這又是一隻雞，三斤肉自煮的，三斤餅隨後就到，先喝酒吃肉。」張岐山想起說：「將爺，想跟我們走這一遭，還沒有領教爺爺貴姓高名，哪裡人氏？」天霸微微冷笑說：「祖上家鄉，不必細表，子不言父諱。愚下姓黃名天霸，初在江都跟知縣。不說有名人盡知。黃某年幼習武，家傳刀法，外有鏢槍三支，百發百中。剿滅賊寇，飛簷走壁。方出山東，拿住紅土坡賊人於六、方成。幾百嘍兵，全都趕散。今保欽差到此。」二公差嚇得魂飛魄散，忙站起來，躬身施禮，滿臉賠笑說：「我兩人實無知，是失敬，求爺爺擔待，恕我們愚蒙。」天霸說：「豈敢，豈敢。咱們同是當差，無分彼此，請坐請坐。」依舊坐下共飲，讓酒讓菜，倍加欽敬。

飲畢，三人出店，公差引路，登時來到韓屠戶門口。天霸閃目觀瞧：見兩邊有夾道，通後街，鋪後就是住房。看罷說：「二位少待，等我越牆而過，聽聽動靜，千萬不可聲張。」二位說：「是是。」天霸遂走到牆根，一伸虎腕，縱身上去，輕便如貓。二公差點頭說：「他的話果然不錯，咱倆藏在暗處等候。」那天霸在牆上移動時，聽見房中有人咳嗽。趴身輕移後坡，依房脊伏身聽了一會，院中無人，移身前簷，伏身靜聽。

屋內有人說話，咳嗽一聲，嬌似鳥音，說：「相公不要害怕，拙夫被人拿去，並無別的親故，只管放心。就是晝夜同歡，也沒人來哼一聲！若同外人，就說你是我親兄弟，還怕什麼？奴為你常在門前望。一時不見，我坐臥不安。忘了親夫，廢了人倫，總

是愛你的心盛。」又聽一男子說：「自從那日瞧見你，我的魂就飛了。」天霸在房上句句聽真，只氣了個肺炸，一翻身輕輕落地，回手拉刀，要把狗男女一刀一個，立時殺了。事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